

趋向补语的语义分析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Olabinjo Yewande M.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agos
y.olabinjo@yahoo.com

摘要

现代汉语趋向补语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一到汉代趋向补语已经丰富地发展起来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趋向补语本体的研究。在形式上，趋向补语有动词和后面的趋向词组成。我们研究分析汉语趋向补语所呈现的语义即趋向义、结果义、动态义。每一个语义类别虽然都是从趋向词的趋向义引申的，可是都还有作自己本身语法特点、结构形式、使用特点、句型特点等。本文使用 Pustejovsky¹ (1991) 的事件类型分析趋向补语的趋向义。谓词逻辑法、SUM Operation、 θ 角色分析结果义。动态义比结果义和趋向义复杂的多。虽然大多表示动态义的趋向词失去其本意，但是有的时候，动词和趋向词将组成一种组配词为获得汉语丰富的语料，我们使用近代的《儿女英雄传》为主要语库。

关键词：趋向补语、结果义、动态义、 θ 角色分析；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have been receiving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By the Han Dynasty,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had already developed abundantly. There has been research on the ontolog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since the 1980s. Formally,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consist of verbs and subsequent directional words. We study and analyze the semantics presented by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which includes its directional, resultative, and dynamic interpretations. Although each semantic category is derived from its directional interpretation, each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has its own grammatical features, structural forms, usage features, and sentence pattern features. This work uses Pustejovsky's (1991) event typ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ire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Predicate Logic, SUM Operation and θ theta role to analysis its result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dynamic meaning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e result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directional interpretation. Although most directional words that express dynamic meanings lose their inherent meaning, sometimes verbs and directional words will form a compound word. In order to obtain a rich corpus of Chinese language, we use the modern "《The Gallant Maiden》" as the main corpus.

Keywords: Directional complement, Resultatives, Dynamic state, Theta role;

1.0 引言

李临定² (1990) 认为趋向动词是指“从远到近、从近到远、从低到高、从高到低、从外到里的运动动作”，而且和述语搭配后组成趋向补语。根据朱德熙³ (2011)，所称为趋向补语的结构是由趋向动词充当的补语。黄伯荣、廖序东⁴ (2002) 趋向补语表示动作的方向或者事物随动作和活动的方向。魏丽君⁵ (1996) 则从词的语法功能添加归纳为趋向词的词，认为出现在动词后作补充说明动词趋向的，如：来、上等。

在汉语语言中，趋向补语早见于先秦时期，一到汉代趋向补语已经丰富地发展起来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趋向补语本体的研究，趋向补语本体研究内部由语义、描写式、

¹ Pustejovsky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409-41.

² 李临定. 现代汉语动词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³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商务印书馆, 2011.

⁴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增订四版)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⁵ 魏丽君. 也谈动趋式的产生[J]. 古汉语研究, 1996(04).

功能、形式等研究，如马玉汴《趋向动词和认知分析》、刘月华⁶《趋向补语通释》、王红旗⁷《动趋式述补结构的语义是什么》、王国栓《趋向问题研究》、朱德熙《语法讲义》等。

赵元任⁸（1979）任认为汉语简单趋向动词有：上、下、来、去、进、回、过、起、开、拢。复合趋向动词有：过来、出去、回去、出来、进来、下来、上去、开来、进去等。刘月华⁹（1998）提出的简单趋向动词有：来、去、下、上、进、出、过、回、起、开、到；在复合趋向动词，刘月华也提到了赵元任所呈现的趋向动词，然后加了“到……来”、“到……去”等。

在现代汉语语言中，使用为趋向的补语有：上、至、下、来、去、起、到、回去、过去、起来、进去、过来、回来、上去、上来、下去、下来、进来等。本文将参考现代汉语中列出来的趋向动词。

本文一共有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解释了论文使用的理论；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趋向补语的趋向义在 Rappaport Hovav & Levin（1998）分析下；第四部分讨论了趋向义在 Pustejovsky（1991）分析框下；第五部分讨论趋向补语的结果义；第六解释了趋向补语的动态义；第七部分是总结。

2.0 理论与逻辑分析的必要性

事件是趋向补语结构的关键部分，分析趋向补语的语义时，我们需要观察结构中的事件。Davidson（1967），把事件变项引入“动作”句子的逻辑语义中，从这时期起，“事件”就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被称为“事件结构”。Davidson¹⁰（1967）的贡献引起许多专家的关注和争论，如 Jackendoff（1972）、Lakoff（1970）、Von Wright（1963）、Pustejovsky（1991）、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1998）、Levin（1999）等。我们使用谓词逻辑法、SUM Operation、 θ 角色分析趋向补语的结果义。Pustejovsky¹¹（1991）把事件类型分为三类——状态（State—S）、过程（Process—p）、转换（Transition—T）。状态（State—S）为单事件，和其他事件没有关连。如：死、生病、爱、忘记、知道等。过程（Process—p）这类事件具有一个过程，而其能够分辨出相同语义表达方式的事件序列。比如：跑、推、拖动等。转换（Transition—T）指一个识别为语义表达式的事件。如：给、打开、构建、销毁等。

Rappaport-Hovav & Levin, Levin¹²（1998）讨论事件结构模板时，参见了 Van¹³（1990）和 Van et al¹⁴（1997）然后把事件结构模式给分了。我们把 Rappaport 等的事件结构模式解释为：[x 行动 <方式>]（活动）、[X <状态>]（状态）、[成为 [X<状态>]]（成就）、[X 使役的 [成为[Y<状态>]]]（成绩）、[X 行为<方式>] 使役的 [成为[Y 状态>]]（因果关系）。我们采用该模式分析汉语趋向补语的趋向义。

⁶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 [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8.

⁷ 王红旗.动趋式述补结构的语义是什么 [J].汉语学习,1996(01).

⁸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 [M].商务印书馆,1979.

⁹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M].北京语言文化出版,1998.

¹⁰ Davidson, Donald (1967)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In Nicholas Rescher (ed.),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pp. 81–95.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¹¹ Pustejovsky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409–41.

¹² Rappaport Hovav, Malka & Levin, Beth (1998) Building verb meanings. In Miriam Butt & Wilhelm Geuder (eds.),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pp. 97–134.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¹³ Van Valin, Robert D. (1990) Semantic parameters of split intransitivity. *Language* 66: 221–260.

¹⁴ Van Valin, Robert D. & LaPolla, Randy J.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主要使用上面学家的研究模式来分析汉语的趋向补语所表示出的意义特点、并没有把另一个语言的规则借入汉语。我们采用为例子来自中国大名牌小说《儿女英雄传》。

3.0 趋向义和 Rappaport Hovav & Levin (1998) 分析

汉语趋向补语的主要结构形式有：V+趋、V+趋+O、V+O+趋、“V+了+趋”、V+将+C。通过 Rappaport Hovav & Levin (1998) 上面的事件模版，我们能够分析简单形式结构或者更复杂的具有事件的句型。比如，简单事件句：

[1] 〔他跑〕= [x 行动 <方式>]
[x 行动 <跑>]

[2] 〔小张忘记〕= [X <状态>]
[X <忘记>]

在(1)中，“x”为“他”和他的行动方式为“跑”。(2)凸显了一个状态而其状态为“忘记”。Rappaport Hovav & Levin (1998) 使用上面的模式来分析表示趋向义结构的句型，可是趋向义所表示出的意义比简单事件句的复杂得多。因此又造出下面的模版，模版中提供‘使役’和‘成为’。该模版是否能描述趋向补语所呈现的意义。模版如下：

I. 〔[x 行动<方式>] 使役的 [成为 [y <地点>]]〕

II. 〔[[x 使役的 [成为 [y 途径 <地点>]]]〕〕

[3] 他这所住宅门前远远的对着一座山峰，东南上有从滹沱，桑乾下来的一股来源，流向西北，灌入园中。(第二十四回) ≈ 水灌入园中。

〔[x 行动<灌>] 使役的 [成为 [水 IN<园中>]]〕

在上列句中，在语义上表示“行动—灌”使役的“水”、“IN—入”、“园中”，分析中的“IN”表示“进或者入”某个地方。为了让上列模版能够解析更多趋向义补语的移动方式，学界造出了具有目的点、来源地点的移动方式的标识。

如果趋向义中有：〔从 X 地点〕，就使用{ AT (X) } 为标识；〔入 X 地点〕，就使用{ IN (X) } 为标识；〔离 X 地点〕，就使用{ ON (X) } 为标识；〔过 X 地点〕，就使用{ VIA (X) } 为标识等。

有时候，移动指的相对于特定位置或者定位目标，但不一定是终点，比如某个地点的对面、通过某地点、某地点的楼顶上等。“地点和楼里”都不是终点，语义上可以分析〔 X 地点对面〕，就使用{ ON (X) } 为标识；〔上 X 地点〕，就使用{ OVER (X) } 为标识；〔通过 X 地点〕，就使用{ IN (X) } 为标识等。

王国栓¹⁵ (2005) 列出了趋向补语的语义特征：〔± 位移〕、〔± 方向〕、〔± 立足点〕。有时候，一个趋向词语能够有全部三个特征，而有一些则没有，比如：(来)：〔+ 位移〕、〔+ 方向〕、〔+ 立足点〕；(上)：〔+ 位移〕、〔+ 方向〕、〔± 立足点〕

(±：表示不确定)。因此我们认为上面的模版不够解释汉语中的所有趋向义补语结构，因为不是所有表示趋向义结构都能凸显具体的地点，有些句子只指出方向。如：

[4] 他把脚下分拨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抢在手里，直奔了安公子来。(第六回)
≈ 他蹲身下去。

[5] 及至第二个跑出来，二门上早灯笼火进来了一群人，一个个手拿钩杆子、抬水的杠子围上来。(第三十一回) ≈ 第二个跑出来。

仔细看上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注意到句中有两个重要点：一、主观移动方式；二、移动趋向及其路径。“跑出来”中的移动方式和其路径只需求事件结束后，主观已从内到外移动。移动方式和趋向谓词要求动作涉及位置的变化，通过动作，移动方式能够描述非定向移动和定向移动。移动方式只指出一种动作方式，而趋向词则改变动作的解释。比如，“蹲身下去”中“蹲”只说明主观的移动方式，而后面的趋向词给移动方向添加了语法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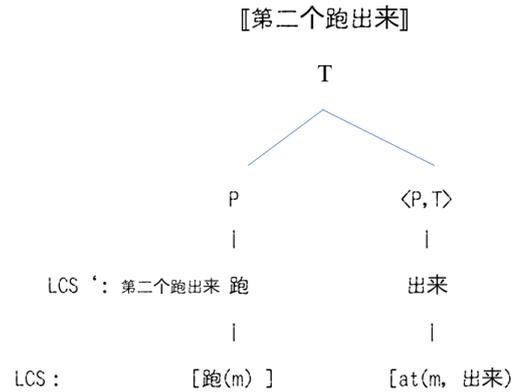
¹⁵王国栓.趋向问题研究[M].华夏出版社, 2005.

“跑出来”中的“跑”属于过程的事件类。由于后面的“出来”的事件类型，动作“跑”转换为新的事件类型“出来”。“过程”像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其没有自然的终点，所以在“跑出来”中“出来”给“跑”造出了移动终点。

4.0 趋向义和 Pustejovsky (1991) 分析

Pustejovsky¹⁶ (1991) 使用了句法分析方式解释趋向补语的转动类型。看下句和分析方式：

[6] 第二个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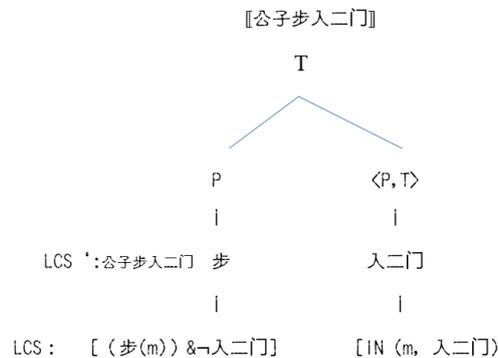


Cause (act(m)), become(at(m, 出来)BY 跑)

符号 < p, t> 被用来表示从过程到转换的函数。上句的事件 (m) 是“跑”，“become(at(m, 出来)BY 跑)”表示主语从“跑”的过程到“出来”，“出来”的移动方式即是“跑”，并且“跑”和“出来”连一起后就转换。我们再看，下列句：

[7] 公子让先生进了屋子，才转身步入二门。（第三十六回）

≈公子步入二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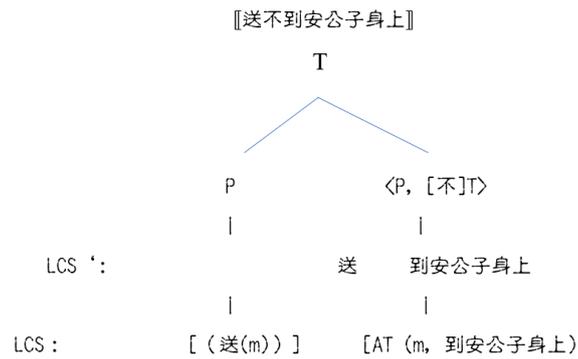


Cause (act(m)), become(IN(m, 入二门)BY 步)

[8] 在张金凤，此时幸而保得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恋那位穿红的姑娘，一条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第八回）

≈送不到安公子身上。

¹⁶ James Pustejovsky.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 Cognition41 (1991): 47-81 # 1991 Elsevier.



Cause (act(m)), become(AT(m, ¬ [到安公子上]))

(7)的“步”为P时，就没有(¬)“入二门”，到了《P, T》即入终点了。(8)在事件的顶点中，“not”阻止事件的转变，即事件不“到”终点。

我们可以看到句法分析方法分析了多种表示趋向义的补语结构，不管是否具有起点或者终点。在该分析法框下，移动方式及其路径占了很重要位置。

上面的分析形状看起来很完美，可是对一个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这个分析法没有彻底地提出语言使用者所想表出的信息。

我们再看下面两个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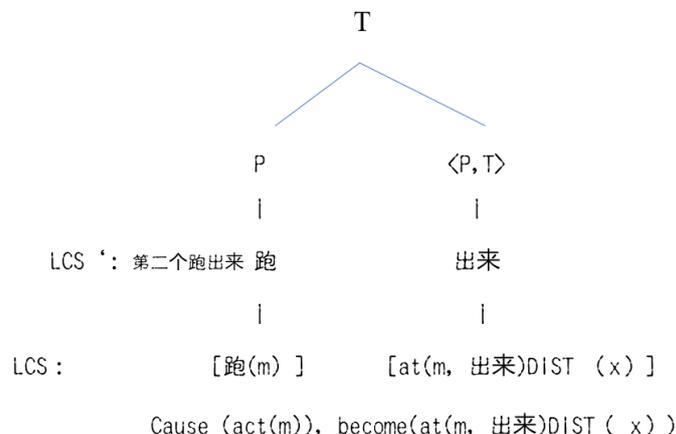
[9] 两个答应了一声：“齐了”，便飞跑出了二门，同了许多家人抬进一张搭着全虎皮椅披的大圈椅，又是一张书案来。(第三十六回)

≈ (两个)飞跑出了二门。

[10] 及至第二个跑出来，二门上早灯笼火进来了一群人，一个个手拿钩杆子、抬水的杠子围上来。(第三十一回) ≈ 第二个跑出来。

按照上面的分析法，这两个句子都是具有相同意义的，都表示主观从内处到外处移动、P性动作转换“P, T”等，可是对于一个母语者来说，这两个句子提供的信息有些不同。“(两个)飞跑出了二门。”告诉我们有人从“二门”内部跑出来，又给我们提出那人移动的方式，可是在语义上没有提到说话人所在的位置。而“第二个跑出来。”不只提供主语的移动方式和方向，还加上了说话者存在的位置。按我们所了解，句中告诉我们说话者说话时，也在外面主观移动向说话者的方向。

在汉语趋向补语语义中，“第二个跑出来”中的“来”对整个句子信息理解的很重要，虽然在句子里说话者的存在是隐蔽的，但主观的移动方向强烈地表明了说话者的存在位置。在语义理解下，说话者的存在没有影响主观的移动方式或者方向，因此移动者是否指向说话者只能出现在“移动方式+趋向补语”后面表增加意义。请看下面：



DIST—表示“向”，X—表示说话者。如果指出主观的移动离开了说话者“DIST (x)”将变成 \neg DIST (x)。使用了该分析法，即可以分析更多的句型，如下列(11)(12)都可以分析：

[11]那柳条儿跑了回来，说：“上上下下三四个茅厕都找到了，也没有亲家太太。”（第三十五回）

[12]何玉凤姑娘见安老爷这样的至诚，这才走过来，说道：“蒙伯父这样的体谅成全，伯父请上，受你孩儿一拜！”（第十九回）

当然不是所有带了“来、去”的趋向义都提到说话者的指向，下(13)句中“拿出那把刀来”在语义上没有提出说话者的位置，只说明主观把“刀”从内处拿到外处。

[13]那女子眼明手快，连忙丢下杠子，拿出那把刀来，往上一架，棍沉刀软，将将的抵一个住。（第六回）

趋向补语的结果义

趋向义以外，趋向补语还可以表示结果义和动态义，这两个意义类型是从趋向补语的趋向义虚化出来的，可是一个比一个虚化得深，动态义比结果义虚化得更深。有结果义时，充当补语的趋向词就已经失去了其趋向义，它们只省下了“完成、结果或者成果”义。结果义的趋向补语很难使用 Pustejovsky 的方法解析，因为不同的趋向词虚化成结果义后表出的意思不一致。它们可以表出“连接、突出、完成、度过等”意义，趋向义都没有这种意义。我们看下列句子：

[14]所以我忙着收拾出书房来，从明日起，便要先合你两个告一年半的假。（第三十三回）

(14)告诉我们主观已经完成动作行为，而没有提出“书房”目前状态是否干净，“出来”的意义只指向动作。

Vendler¹⁷ (1967) 在回顾亚里士多德之前的研究的基础上，把动词分为以下几类：

- i. 状态（如知道、存在、相信、拥有、鄙视）
- ii. 活动（如跳舞、散步、说话、唱）
- iii. 成果（例如建立、弯曲、闭合、恢复）
- iv. 成就（如发现、接触、认可、发现）

上面所有动词类型都可以出现在结果义的结构中，按照 Vendler 的动词分类，“收拾出书房来”中的“收拾”是‘成就’类型的，和其成就结果就是“完成”。

结果义的结构内部由事件、题元角色（ θ 角色）如 (Olabinjo, 2021)，施事 Agent (Ag)、客体 Theme (Th)、体验者 Experiencer (Exp) 等¹⁸和 Sum Operation。我们再使用以上三个条件分析(14)如下：

[15] 所以我忙着收拾出书房来，从明日起，便要先合你两个告一年半的假。（第三十三回）
≈ 我收拾出书房来。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收拾}(e') \wedge \text{Ag}(e') (\text{我}) \wedge \text{出来}(\text{完成}) (s) \wedge \text{Th}(e') (\text{书房})$

上面事件 (e') 的状态是出来 (完成)、施事者“我”、动作的受事者是“书房”。再看：

[16] 这席酒正是他三个新婚燕尔、吉事有祥、夫妻和合姊妹团聚的第一次欢场，忽然弄出这等一个破败决裂的兆头来，已经大是没趣了。（第三十一回）

≈ 夫妻和合姊妹弄出这等一个破败决裂的兆头来。

¹⁷ Vendler, Zeno. 1967. Facts and Events. In Zeno Vendler (ed.) 12-14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¹⁸ 如果要对汉语结果义和结果补语的题元角色了解更多，查看 Olabinjo, Y. M. (2021).

16 中，“出来”没有表示出动作完成，“出来”的作用在语法上像结果补语中的“得”，表示【x 动作得 y 效果】。“这等一个破败决裂的兆头”是“弄”引出的状态，可以分析如下：

$\lambda e. \exists e', s. \text{弄}(e') \wedge \text{Ag}(e') \text{ (夫妻和合姊妹)} \wedge \text{这等一个破败决裂的兆头}_s(s)$
 $\wedge e=e' \mapsto \vdash s.$

上面，同样的趋向词都引起了不相似的分析法，这种不同的结果义方式使表示结果义的趋向补语难以解析。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结果义在不同的句型中所凸显的意义才能分析。

趋向补语的动态义

趋向补语动态义比趋向义和结果义更复杂，因为其结构中的趋向词已经完全失去了其趋向义和结果义。动态义的趋向词最少，只有：去、来、过、起、下去、过来、过去、起来、下来。动态义结构中的趋向词没有单独存在的意义，和其他词组成短语动词才会表现出新的意义来。比如：

[17] 便静静儿的听他唱下去道：“怎如他，耕织图，一张机，一把锄，两般便是擎天柱。
(第三十八回) \approx 他唱下去。

[18] 安老爷听了，想道：“这两段自然要算历代帝王将相了。底下要只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没多的话说了。” (第三十八回) \approx 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

“他唱下去”中的“下去”有“继续”的意义，“下去”单独抽出来并没有“继续”的意义了，只能有原来趋向义。(18)中“排下去”的“下去”也一样。

动态义在短语动词中可以：

- I. 使短语动词具有新的含义，而其不同于原动词的词义，如在词汇动词“唱”当与“下去”结合后，赋予了“连续性”的含义。
- II. 大部分不改变动词的基本意义，但它们在词汇动词的组合中增加了新的意义，如“听下去”，“下去”给动词增加“继续”义。
- III. 虽然大多表示动态义的趋向词失去其本意，但是有的时候，动词和趋向词将组成一种组配词。组配词中的趋向词还留下其一点本意，而且如果了解组配词，得要先了解组配词中各词的本意。比如：(19)中“睡”只能与“去”或者有“去”的趋向词组配的，“去”在这种短语中微微留下其本意，因此“*睡来”等不成立。“翻来覆去”也一样，“来”和“去”也有助于理解整个短语动词的意义。

[19] 可煞作怪，这位姑娘从来也不知怎样叫作失眠，不想这日身在枕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稳，看看转了三鼓，才得沉沉睡去。(第二十二回)

[20] 不想这日身在枕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稳，看看转了三鼓，才得沉沉睡去。(第二十二回)

- IV. 有时，可以让可及物动词变成不及物短语动词。如“睡”单独使用时，都可以带宾语，但是和“去”支配组成“睡去”，支配后就不能接受宾语了。“睡”与“去”之间如果插入宾语，“去”只能表出趋向义了。
- V. 有些趋向词，它们的动态义是可以搭配动词的时态义的，如“过”等。因为它们能够把动词的时态变成过去时，也可以像助词“了”正常带宾语，但是其语法功能比“了”多得多。(看 Olabinjo¹⁹ (2019))

有动态义的趋向词所表示的意义很灵活，而它们都依赖于前面的动词才可以添加意义，因此，逻辑上很难给它们指出一个普遍的逻辑解析。在其他语言中，这种短语动词一样也很难按语义逻辑解释，如英语。汉语中的这种短语动词不归为一个组配词类，可是在英语中很多短语动词和普通动词都已经没法区别。比如：make-up、sit-in、sell-out、blackout 等中的“Up、in、out”都是有动态义的趋向词的，可是它们都已经用为复合性的动词了。

¹⁹ Olabinjo Yewande Mulikat (语嫣)。汉语时间性量化词“过”与约鲁巴语“Ri”。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9 年 4 期。

结论

现代汉语的趋向补语凸显了三种意义——趋向义、结果义和动态义。趋向义在句中能呈现主观的移动方式，移动趋向及其路径。可是它不只表示主观从某个处移动到另一个地处，也可以指出说话人所在的位置。我们使用 Pustejovsky (1991) 的句法分析方式解释趋向补语的转动类型。有结果义时，充当补语的趋向词就已经失去了其趋向义，它们只省下了“完成、结果或者成果”义。我们再使用 SUM Operation 加上 θ 角色分析。动态义的趋向词所表示的意义很灵活，而它们都依赖于前面的动词才可以添加意义，因此，逻辑上很难给它们指出一个普遍的逻辑解析。动态义趋向补语和动词支配时，成为一种短语动词。趋向词单独使用时，不可以表示动态义。

Reference

1. 李临定. 现代汉语动词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商务印书馆, 2011.
3.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增订四版)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4. 魏丽君. 也谈动趋式的产生 [J]. 古汉语研究, 1996(04).
5. 刘月华. 趋向补语通释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8.
6. 王红旗. 动趋式述补结构的语义是什么 [J]. 汉语学习, 1996(01).
7.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商务印书馆, 1979.
8. 刘月华. 趋向补语通释 [M]. 北京语言文化出版, 1998.
9. 王国栓. 趋向问题研究 [M]. 华夏出版社, 2005.
10. Olabinjo Yewande Mulikat (语嫣). 汉语时间性量化词“过”与 约鲁巴语“Rí”。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4期。
11. Olabinjo, Y. M. 汉语与约鲁巴语 结果补语 结构的语义逻辑分析. Niger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Njas), 2021. (3(2)).

英文参考书:

1. Davidson, Donald (1967)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In Nicholas Rescher (ed.),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pp. 81–95.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 James Pustejovsky. (1991).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 Cognition Elsevier.
3. Parsons, T.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 [M]. Cambridge, [SEP]Mass.: MIT Press, 1990. [SEP]
4. Pustejovsky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409–41.
5. Rappaport Hovav, Malka & Levin, Beth (1998) Building verb meanings. In Miriam Butt & Wilhelm Geuder (eds.),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pp. 97–134.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6. Van Valin, Robert D. (1990) Semantic parameters of split intransitivity. *Language* 66: 221–260.
7. Van Valin, Robert D. & LaPolla, Randy J.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Vendler, Zeno. 1967. Facts and Events. In Zeno Vendler (ed.) 12-14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